

以斯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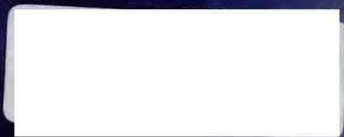
密码

Le Code D'Esther

一切都是天意

【法】贝尔纳·本雅明 约哈姆·佩雷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以
斯
帖

密
码

Le Code D'Esther

一
切
都
是
天
意

【法】贝尔纳·本雅明 约哈姆·佩雷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斯帖密码：一切都是天意/(法)本雅明，(法)佩雷著；马振骋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6

ISBN 978 - 7 - 5426 - 5182 - 2

I. ①以… II. ①本…②佩…③马…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568 号

以斯帖密码——一切都是天意

著 者 / [法]贝尔纳·本雅明 约哈姆·佩雷

译 者 / 马振骋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8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182 - 2 / I · 1029

定 价 / 2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目 录

阅读以前	1
序幕	2
I	3
起初	5
纽伦堡	16
II	57
普林节	59
四张 A	73
III	95
相会在耶路撒冷	97
在教授家的一夜	119
橄榄山	146
IV	155
追寻哈曼的踪迹	157
哈曼在兰茨贝格	180
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	196
V	213
纳粹知道的事情	215
如果……	233
尾声	241
年代表	247

阅读以前

您刚打开的这部书不同于其他书。读了几页以后，一定会认为这属于小说一类。然而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其中出现的人物是实际存在的。叙述的情节也确有其事。毫无虚构之处。

但是这还不算。这部书要与《以斯帖密码》同名应用软件相捆绑。我们建议用 Smart phone 把它下载，用于解密阅读时遇到的奇奇怪怪夹杂象形符号的二维码。这是 QR 密码。可以把它们闪现，这样得到更多的信息：视频、照片、资料等等。这一切全由您去发现啦！它让您加入一起冒险，去揭开您提供我们分享的新内容。

现在可以出发去调查二十世纪最令人困惑不解的预言。

在 Google play 和 Apple-Store 寻找 Code d'Esther 实用方式。

再进入 www.lecoded'esther.com，也可查寻 www.facebook.com/lecodedesther 在 Twitter @ editionfirst 跟随我们。

序 幕

偶然性应不应该相信？那天晚上，推开街区内一家犹太会堂的大门时，我还没有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可是，读了保罗·鲍尔斯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著作，好像得到了这样的警告，打开半扇门踏入一幢陌生楼房的石板地，大胆迈出一小步就有可能跌入另一个世界。我当然知道阿拉伯古籍的理论，这里面说一切都是天意，天下事物都是根据神定下的原则，不可抗地一环扣一环完成的。很久以前，我已经揣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语言的与天才的眼睛眨巴，他肯定说“偶然性是上帝在微服私行……”但是不，在我走进这座圣殿时，脑海里没有闪过这个问题。稍后，是的，这个问题不断萦绕我心头，让我夜不成眠，逼着我对着我打开的这面镜中镜问自己。那时我想起了保罗·艾吕雅的那句话：“没有偶然性，只有来相会。”但是，好的……我还是迟疑不决，迷惑不清……最好还是让我把一切从头说起吧。

I

起 初

妈妈不久前去世。她在二月一个天寒地冻的星期天清晨把我们抛下了。死亡，突然降临时，真是奇怪；一连串短促的吹气，仿佛在绝望地大口吸氧，仿佛试图在挽留黑夜、白天与生命，然后，猛然刹住。不再吹气，不再有白天黑夜，不再有生命。这粗鲁，暴烈，就像在腹部挨上一拳头，心里还在思忖着“这就是死亡吗？”，一切都已经结束。妈妈走了。大家叫呀，吼呀，还没有哭，眼泪要待以后才往外流，大家试图做出从没人教过我们的手势动作，给她闭上眼睛，在这张她六个月没离开过的床上把她的身子伸直，大家觉得或者想象灵魂、实体、个性——我也说不清——飘然而去了。她在这里无所事事，她远离眼泪和痛苦。这都已与她无关。她完成了自己的那份工作，可以休息了。

她叫米莱依，是个女战士，同时也是个自由女性。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她会同丈夫雅克和四个孩子，不久就来到了这个人家说是我们的，然而我们从没见过的国家。她为了重建家园，在尊

严中抚育孩子，要让他们受教育，成为有自尊心的公民进行了奋斗。父亲没有闲着，还很辛苦。我至今还记得他逐渐失去视力，每天走在上班路上，默默计算他必须乘几站地铁，换几次车，走几条过道。经过多次误算后，他不再弄错，没有人会有一秒钟猜疑他竟是个什么也看不清的人。二十年前，他过完劳碌的一生，终于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但是母亲抬起了头，继续她的战斗，必须让孩子衣食无忧，生活得比她好。她很快明白她可以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旅行、他们的晋升，心情激动仿佛是她自己经历了这一切。她就是这样间接周游世界好几次，得到各种祝贺，都对她说称她的孩子肯定是地球上最美的、最聪敏的孩子。

这就是一个自由女性，渴求新知识，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心，对政治正确或北非洲传统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有欠尊重的意见。有一天，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对类似地中海彼岸烩什锦似的一盆云豆羹吃得津津有味，远远地对她说了一句自以为是的恭维话：“女人的位子只有在厨房里，不在其他地方，才会烧出这样的好菜！”她在冒气的锅子前一下子呆住了，不声不响看了几秒钟，然后说：“我对这一点是同意的，一个女人应该是养育全家的奶妈，但是还应该毫不犹豫在菜里放上毒药来喂养你这样的大男子主义。”全桌掌声雷动。这个可怜的亲戚只有对着盘子低下鼻子。母亲容光焕发又摆出安达卢西亚人的高傲姿态——这也可从她乌黑头发、一对杏眼和乳白色皮肤看出她的出身。她体现了养育众人的

奶妈，这是真的，为了把孩子们聚集在身边，不停地在菜肴上翻花样。此外，厨房成为她真正的王国，她的总部，她在里面听广播，看电视，回应全世界关注的事。在她的炉灶与冰箱之间，她驾驭宇宙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巴黎第二十区圣法尔若路与亨利·庞加莱路之间的一块街区。

在我离开她前还有两个形象。首先是她站在六层楼的窗前窥伺我回来的人影，或者当我从家里外出时她向我做个手势。她目送我直到我走出她的视线，仿佛她的眼睛含有一种全球保护力量，可以一路陪伴我在人间奔波。她去世后一年，我每次经过她的那条路，禁不住要对她的窗子看上一眼。护窗板是关闭的，但是我继续感觉到她的存在，以及我离她的公寓而去时她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背上。

第二个形象，是母亲穿了一件日本和服，这是阿尔及利亚年代的幸存之物，每逢赎罪日穿上觉得挺风光。她欢迎我们，体弱，慈爱，但是度过白天的守斋面容憔悴，手里是一调羹她自制的木瓜蜜饯，递给我们，希望来年像蜜汁那么甜美。她接着把我们拥抱在怀里，她身高一米六十，把我们紧紧搂住，仿佛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度过了一世纪似的。即使今天我还在嘴唇上感觉到她皮肤的纹理，闻到她爱用的香草香水气味。

现在我承认面对母亲的病，我犯了一个，也只有一个错误。她九十一岁，但是在我眼里三十年来她停止了衰老。在我内心冒险地滋长一种想法，她是长生不老的。我知道这可笑，这个信念

藐视人体生物学的一切基本规则，但是我在无意识中想母亲可能是个例外。尽管疾病发出种种信号，我就是不能想象她或许会活不下去。所以，当冬天那个清晨她的呼吸停止，我这人直线下降，就像在一座失去控制、跌下几层就必然撞得粉碎的电梯轿厢里。我遭受蹂躏，孤立无助。从此以后我必须学习没有她继续生活。

母亲非常虔诚。在接着的一个星期，我们用心遵照宗教殡葬礼仪。她的遗体平放在地面上，一块白布张在墙上如同一顶帐篷，不让活人看到死者；在墓地举行葬礼（她安葬在丈夫旁边），我在那里不敢说一句话，只怕引起嚎啕大哭；穿着被拉比撕破的衬衣，让人远远看见我们在服丧。然后是兄弟姐妹一起度过“七日”，这期间根据各人的回忆可以笑，可以哭，作为一种精神发泄，这是宗教的一个天才发明，早在弗洛伊德理论出现以前就实施了，温和地引导我们去接受死亡，逐渐回到日常生活中去。

最后到了大家分手各自回家的时候，又被抛入外面的世界，这是生者的世界，生者是一点体会不到我们不久前经受的考验的。这是真理的时刻，各人担负各人的苦难，没有别人的帮助，必须在日常悲哀平凡的一举一动中反复过下去。拉比跟我们说过，没有变通的办法，她从此以后在你们中间，你们必须热爱生活来尊重对她的回忆。是的，可能，但是不那么容易。那时，我们呼吸，我们走路，我们抬头，我们付票据，我们躲进卫生间来掩饰一时突发的难过心情，然后又在办公室同事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但是这时——宗教把什么都预料到了，就像神圣的售后服务一

样——还有义务背诵伽底什祈祷辞。

每日三次，死者的子女必须到会堂去念伽底什；这经文误称为“为死者祈祷”，其实内容没有一句说到最近的伤逝。这是犹太礼拜仪式中一篇基本祈祷辞，用巴比伦时代最常用的语言亚兰语念。它对着上帝念时，要把他的名字念得高昂响亮。到头来，念诵者的忘我精神对死者的灵魂出席天庭审判时只会产生良好的影响。你们想过儿女在父母逝世后所负的责任吗？他们如果不认真背诵伽底什，就有可能推迟父亲或母亲上天的时间。不要借口说要开工作会议，有一份合同要签或者更加没意思地说一天下来累了：你的缺席使你生身父母的灵魂受到威胁。我于是慌慌张张在家附近寻找一座会堂，能够接受我念伽底什，这样不致使母亲的灵魂处于遗忘之中。

互联网成了我的救星。只几分钟就给了我一座圣殿的地址，离我家仅一百多米！我按图找了过去，不能说没一点儿害怕。这是一座“埃菲尔铁塔式”的建筑，钢制的拱顶与基座，完全是巴黎最具象征性建筑物的天才建筑师的典型作品。建筑物后面是一个院子，会堂就坐落在院子里面，由一扇厚重的实木大门守卫着，正立面只有一个标志，说明这幢楼的用途：一个门框，里面藏了一节圣书文字的圆筒，被认为是这个地方的护符。

我心惊胆颤，还是决定推开门。入口处阒无一人。墙上几张照片，纪念会堂内部进行仪式的场景，还有一张根据日出日落制

订的祈祷时间表。在厅堂深处有一只挂衣架，无疑是给信徒使用的，但是上面没有挂一件衣服。左边是一个房间，墙上都是书，摆着一张极大的桌子，桌子一头坐着一个人，我过去打断他学习。

“原谅我……”

那人抬起头。年纪四十来岁，棕色头发，胡子占了半张脸，穿一套深色西装，系一根蓝色领带。我记起在那时我想到的是：“谁还在我们这个时代打领带，除了政客和二十点钟新闻广播员？”接着想到的是：“那只可能是拉比。”

“原谅我，……”我又说，声音没把握，“这里是犹太会堂吗？”

“不止是个会堂，”他微笑着回答，“还是您的家！”

这没什么，一句话，一句礼貌用语，还有点温情，但是这样开头使我眼泪上涌。我还是很脆弱，我知道，应该提防自己轻易动感情，但是我开始想我打开这扇厚重的木门没有错。我向他解释我来这里的理由、我母亲的去世、伽底什等等；以及我在他的堂里过上一会儿的愿望。他向我走近来，出人意料地把我抱住，对我表示哀悼，向我保证我在这里可以得到一切帮助，去完成与长辈去世有关的一切礼仪。他也问我，要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要求他做什么，然后邀请我走进与他的办公室相连的会堂里占个位子。

“仪式一刻钟后就开始，”他对我说，“但是您请过来，我把您介绍给已经到了的信徒。”

大堂也是埃菲尔铁塔式格局，到处是横穿的钢制拱顶。仅仅

加了一个白色吊顶，从吊顶上挂下一盏巨大的枝形灯，压住全厅。左面是拉比主持仪式的祭台；面对着他的地方，存放有赭色天鹅绒幕布保护的圣书卷子；在这两者之间是两排面对面的木头长凳，可以接待两三百人。毫无惹眼的奢华，通过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柔光才中和了布局的呆板。那里面有萨缪尔·托尔达诺，梅克内斯人，八十岁老当益壮，关于宗教礼仪方面的真正百科全书。我还遇见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拉比向我介绍时说他们是会堂的金嗓子。还有其他人我忘了名字，但是他们一个手势，一个微笑或偶尔一句话，像其他人那样，让我感到格外的安慰。最后，在末排稍偏处，坐了一位四十来岁的男人，双目无光，拉比执意要介绍给我。他胡子拉碴，衬衫撕破；我认出这一位跟我同病相怜，在经受丧亲的痛苦。

“他刚失去儿子，”他在我耳边说。“才十一岁。”

我的痛苦一下子如同一堵墙分崩离析。我刚失去九十一岁的母亲，面对一位丧子之痛的父亲，我算得了什么呢？我的悲伤属于事物的自然规律。他的悲伤不是。做孩子的应该埋葬他们的父母。这次由我向他表示人间的怜悯，几乎要求他原谅我的情况平凡无奇。我向他哀悼，嘴上含着温柔苦涩的微笑。伽底什的心理功能显出它的灵验性。这人的情况也过来帮助我缓解我的悲伤，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接受不可逆转的事情，这也是人生在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好吧，您爱坐哪儿就哪儿，”他一边说一边拉着我向会堂中

央去，“仪式马上就要开始。我把这部书留给您了。”

每个座位背后都有格子，他从中抽出一部米色封面真皮精装本著作。这是一本祈祷书，用音标注音，这对于突然有种信仰冲动，然而对希伯来语又一窍不通的非教门中的人，无疑是一个救生圈。我的文学老师说得有道理；在一刻钟内，我来到了另一个宇宙，减轻了（一点）我的难过，开始承认我不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仅仅是打开了一幢陌生建筑物的门。啊，这些教会圣师个个都是强者，他们根据希伯来律法制订了人生的全部原则！

我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心烦意乱不知如何应对，没有注意到有个人刚才在我旁边坐下。说得确切无误的话，刚才还是我选择了一个紧挨着他的位子。因为在会堂里每个信徒都有他的位子、他的习惯做法、他的格子，每次仪式完毕把他的经书，有时甚至他的祈祷披肩都放在里面。他不出声向我行个礼，笑一笑，看到我的米色封面书，主动向我指出仪式开始的那一页。我让他这样做，那么多人素昧平生，却对我表示关心，叫我不好意思。那人大约也有四十来岁。他棕色头发，身材瘦削，穿一身灰色套装，白衬衫，开领，约翰·特托罗与克里斯多夫·威廉的奇怪混搭，头上一顶圆顶小帽。我刚才遇到了约哈姆。

祈祷开始。尽管我勤奋阅读《傻子学习希伯来语》一书，还是艰难跟不上。然后这时朗诵伽底什。就坐在我身后的托尔达诺先生，在我肩上拍一下，悄悄对我说：“轮到您了……念吧！”我站起身，任凭在场人员好奇地瞧着我，我在失去儿子的父亲身旁念

起了死者祈祷辞。我预料到会有这样的考验，在家里也曾练习过，把我不知所云的这些话念了又念，现在又用清亮的声音有节奏地朗诵。亚兰语在我嘴里打滚，辅音像瀑布似的从我的咽喉喷涌而出，如列车在全速奔驰，谁都控制不了。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抓住一张涂塑的小纸片，那是母亲入殓那天，一位好心的拉比在墓地送给我的。当我把我的祈祷念完，几十人用鼓励的微笑送我回到自己的位子。我的邻座都带着同意接受您加入他们社团的眼神，热烈欢迎我。

“棒极了！你顺利过关了。”约哈姆用“你”的称谓对我悄悄地说，一开始就表示出我们之间的默契。“现在喘口气，准备下一场伽底什。祈祷结束前还有两场……”

一听到还要爬两座新的珠穆朗玛峰，我差点昏了过去。我发抖，但是我第一次考验、第一次入会典礼获得了成功。我以后敢于承认吗？一星期后，我朗诵祈祷辞，就像巴比伦王朝的大祭司，对自己的进步很自豪，念亚兰语又像我终生都在说这种语言似的。

日子在过去，祈祷随着伽底什的节奏接连不断，约哈姆与我也渐渐熟悉。我们初次相遇——他后来对我承认——他就把我认了出来，但是不动声色，他是我主持的那档电视节目的信徒。起初，他禁不住会想我闯入到他的会堂，不经意选择在他的位子旁边坐下，都不是偶然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庆祝一开始，